

董子文集

第二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孟子文集

第二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中苏边境。 1951年



与死难的好友——大毛摄于无锡校舍。
1936年冬

与吕蒙在华东妇联。 1951年





在华东妇联。 1951年

与老战友耿青（左）、林佑（右）游天坛。
1957年



在越南山箩县山洞边。
1965年



与李纳合影于赴十三陵途中。 1957年



与李纳（中）、丁宁（左）在海南岛天涯海角。 1980年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剧院对岸。

与画家张继仙在溧阳故居门前池塘边。
1993年



茵子（前排右一）与淮南日报同志
于原报社旧址。



与挚友秦秋谷。

目 录

1	不屈的手指
10	妈妈的故事
16	父 子
26	在古庙里
34	中国的孩子
50	和平博物馆
61	石洞里的人家
67	亲 人
74	泉水边
81	松树下
89	在观测员的位置上
100	赠 予
106	前 方
112	万 妞
124	并非遥远的岁月
141	家庭会议

149	纠 纷
176	综丝事件
198	初 耕
202	小醉翁
211	一个相当年轻的小伙子
225	往来工地的信件
233	探 矿
239	老少放牛
246	羊奶奶
254	亲家公
263	风
271	卖 鹅
277	夜不收
282	生物钟
286	盈盈笑意
294	在丛林中
304	探 亲
313	焚
320	红叶无恙
406	江南一叶
477	两姐妹
529	玉树临风

不屈的手指

——流传在洪泽湖边上的故事

六月天的伙房，想也不用想，总是热气腾腾的。特别是在蒸馒头的时候，灶膛里不能脱火，只听得添柴噼噼啪啪地炸响；一揭蒸笼，蒸汽往外喷，小小的伙房里，全让它占了。人像待在雾里似的，对面认不了人；那股子闷劲，又像自己也给蒸在笼子里了。

烧火的哑子，一头是汗，他没穿褂子，汗水一条条地沿着脊梁往下淌，裤腰浸透了汗，屁股跟凳子黏住了，好像坐在水里。可他红光满面的，什么也不在乎，特别满意这个差使。不是么，全家就是一个孤孤的哑子，要是留在庄上讨饭，比这难受得多呢。

向西边敞开的门里，进来一个高高的人，烟雾迷住了人，灶上的大司务，灶前的哑子，都没有看清楚是谁。只听得那人说话的声音：

“这窗户太小了，怪闷人的吧！”

大司务提起笼子，一股热气直冲他的脸，他的眉毛上也在滴下汗来。一听见有人说话，他心里就想：“说得倒轻巧，又是一个来看馒头的。”他哼哼着埋怨起来：“还不是。大家只晓得吃馒头，管他窗户小不小。”他端起笼子往面桌边走，正要跟那人碰面，他似乎看出那人还在呆呆地望着窗户，心里又骂了一句：“装得倒像！”然后故意客气地说：“我说，同志，请你让开一点吧！”

“好，好，好。你辛苦了。”那人连连地说。

就在这一忽儿，一碰面，看出是谁了——原来是师长，一点也

不能是假的。大司务差一点没把蒸笼掉在地上。师长微微地笑着问：“你怎么啦？”

“没怎么，没怎么——”大司务心里推起磨来了，怎么说好呢？当初没有看出是师长啊。

“叫总务科想法给你们开个大窗户。”师长不去看大司务的窘态，肯定地做了决定。他又走过灶门口去，指着哑子背后的墙：“这里也开一个，你看这烧火的同志淌多少汗。”

“好好工作。叫同志们吃好饭，打鬼子，打反动派，也有你们一份功劳。”师长走出去的时候说。

大司务呆呆地站在门口，他看着师长背影，忽然拍打着自己的脑门，自言自语：“哎，你倒有多傻啊！”他笑了起来，又伸出头去说：“瞧，这么客客气气的，就是骂一句也好啊。哎，我这号子人，就是该骂。”

哑子在灶门口也“啊吧啊吧”地嚷出了声。他挣得满脸绯红，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哑子。他虽然认不得师长，可是瞧那个人不是小干部，却这么能体贴人。哑子还第一遭听到（他原是不聋的）这么好的体己话呢：“你看这烧火的同志淌多少汗。”就是这么说的；还说要替他在背后墙上开个窗户，你看，就是为了他呀！大司务听见他嚷，他用围裙搓着手，跑到哑子跟前，大声地说：“傻子，是师长呀。全师的师长，懂么？就这么好的人。”他还拍了一下哑子的肩膀，接下去说：“他还说要给你开一个窗户呢，往后风嗖嗖地进来，坐在灶门口和不坐在灶门口一个样，穿了小褂还嫌凉呢。嘿，你看我们这个师长。”他就想这么没穷没尽地说下去，要不是哑子提醒他该捡馒头了，他还不知要说多久呢。他从笼子里一双双地捡出馒头来，像孩子玩球似的，高高兴兴地往匾里抛，还嚷着：

“好好干哪，功劳也有你一份哪。”

哑子也是“啊吧啊吧”地嚷着，看来他不比大司务说得少。

在一次有名的战斗里,师长牺牲了。当时在部队里,在老乡那里,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伙房里一天剩回不少馒头,大司务也不批评各部分送馒头回来的小鬼。不问也明白:怎么吃得下去呢?!

装着师长的棺材运到司令部的时候,老乡们都来请求:把我们的师长葬在我们最好的一块地上,是松林旁边的一块高地,对面就是美丽的洪泽湖。同志们和老乡们把师长当做父亲一样地葬了,眼泪湿了多少人的衣裳哪!就是连三岁的娃子,从此也知道和这松林睡在一起的是什么人,以后他们再不兴在松林旁吵闹。

大司务和哑子换了干干净净的衣服,到这里来过两回,默默地来,默默地走开。

接着是一九四六年秋天的大撤退。主力上苏中苏北打老蒋去了,非战斗单位都得离开这里,只有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留在洪泽湖边上。

哑子没有走,他正在发疟子。他本来没有正式入伍,再说他不能说话,跟着大队行军也有些不便。大司务塞了哑子一簋子馒头,他摸着胸腔,沉重地嘱咐哑子:“我们要回来的。不问刀砍火烫,你的心得朝着八路啊,还有——”他指着门外的松林:“那师长的墓,早晚看着点。”哑子烧红的脸上淌下眼泪,他用手比划着“八”字,然后指着自己的心,来回做了几遍。大司务看清他的手势所表示的意思,点着头走了。

灾难来啦,城里镇上都已经住了老蒋的队伍,还来了一个什么“县长”。老乡们说话全悄悄儿的,狗也叫得小心了,人们一时半时地出去张张望望,老头老奶奶尽在叹气。

哑子穿上他那件破棉袄,拄了根棍子,挽着饭箩,四下去讨饭。他走到那些念着八路的人家,没有伸过碗去,只微微地笑着,求他们让他进到门里去。他用机警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遍,然后向屋子里所有的人抬抬手,用眼睛邀请着,仿佛说:“来呀,好人,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

他对大家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然后就用眼睛询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年轻人眼睛一亮,尖声嚷起来:“这是指的咱们的八路呀!”“轻一点呀,不说也明白。”老头子咕噜了一句。老奶奶早已淌下了眼泪,一提起出远门的亲人,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哑子看出大家都明白了,他再单独伸出一个大拇指,用劲挺着,眼睛亮亮地看着自己的指甲。各人又都解释起来:“强大的意思。”儿子说。“不少。”老子说。“还没走多远呢。”老奶奶擦擦眼睛,伸过头来。哑子对他们的解释全点点头。他急忙把展着的手臂对内一搂,美美地笑开了。这一次老奶奶第一个看出来:“说的是就要回来了呀,亲人。”说着又淌下眼泪来。“不说也明白。”老头又咕噜了一句。年轻人什么也没说,都扑过来拉着哑子的手,好像自己的队伍就在他的手掌里似的。

又说到另一个消息:哑子慢慢地伸出中指,向大家瞥了一眼,做了个不屑的脸色。大家一齐猜中了:“老遭殃(中央)呀,噢!”哑子又伸出小指,那小指单独挺不直,微微地弯着。年轻人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你看这熊样子!”“还用说!”老头也露出了笑容。老奶奶两手一拍,也开起玩笑来:“哎哟,阿弥陀佛。”在大家的笑声里,哑子忽然把手往外一挥。“蹲不长的。”儿子跟着他的手势说出了口,老头用力加了一句:“滚他的蛋!”“我拿扫帚撵这龟孙子。”老奶奶也表示自己的力量。

这令人兴奋的无言的喜剧,在洪泽湖边上穷苦农民的家庭里上演着。大家像对待亲人似的欢迎哑子。哑子按户拜访,在大寒天里,他走得脚板裂了口,血迹印在铺大路的青石板上,自有白雪轻轻地替他掩盖那神秘的足迹。

人们提出口号:不完粮,不出夫,不退田,不交租,永世不当老蒋的兵!团结起来啊,洪泽湖边上的芦苇多,可农民比芦苇还多,何况那芦苇里,还四处蹲着游击队呢。

老蒋的县衙门里来了一个狗头上司,他熊起“县长”来:“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请问这里是谁家的天下?”地主们也蹑手蹑脚地去告状:“别的地方都是‘中央’的,怎么这里还是八路的?唉!”“县长”是上司的上司放的,他不能装蒜,想了一下,两手一摊说:

“谁说是八路的?都是洪泽湖边上那坟头坏的事呀,埋的是八路的师长,说不定还活着呢,洪泽湖边上的游击队全听他的指挥。”

上司绷紧的脸上差一点笑出来,他想说:“神话!你连死人也怕!”可他想起“县长”究竟与自己的上司是有关系的,不能太得罪他。于是问道:“那究竟怎么办呢?”地主们也贼头贼脑地凑过去哀求:“救救我们吧,别让我们再蹲在黑地里。”

“县长”说出了办法:“派两个团来!”这是对着上司说的;回头又对地主们命令着:“挑一担袁大头(银元)来!过两天我领着去挖坟。这是要有胆量的人才肯干的啊,看我的吧。”

有一天早上,老蒋的队伍包围了松林,挤得密密麻麻的。“县长”指点几个扛大锹的去挖坟,自己却和上司以及地主们远远地站着。他还叫当兵的一个个举了上刺刀的枪,对着那静静的坟墓,为的是“以防万一”。挖开了坟,露出了骨头,“县长”老远地看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我说是铜墙铁壁的呢,你看也叫我挖开了!”他得意起来了,对他的“胜利”很满意。上司提醒他说:“现在挖出骨头又怎么办?”“县长”不假考虑地回答:“好歹你带了去吧,给上司也有个交代。”上司火了,他绷起脸说:“我才不希罕呢,你要做官还得我教教你,把这骨头就这么露着,谁来捡去就逮他个共产党。”

“这计策好,谁在这里等着呢?”

“派几个当兵的。”

“派几个不行,起码也是一个团。我知道这些当兵的,胆子卖了换烧酒喝了。芦苇里枪声一响,吓得不知往哪里跑呢。”

正像证实他的见解似的,洪泽湖边上远远地传来了枪声。当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县长”自己也吓得发抖,“走吧,抖(走)

吧!”他有些口齿不清了。还是他的上司镇静一些,从衣袖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大胆敢来掩埋尸骨者,逮之立即活埋。”他吩咐说:“派人去压在石碑底下,也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在他们离开的路上,早听不见枪声了,“县长”才好不容易回过头来,对上司笑着说:“老兄办事就认真,我很佩服。这‘活埋’两字用得狠,谁还敢来,说了活埋还敢来,真是比我的胆子还大了。你们说是呀不是?”他问走在一旁的地主。

地主早就想说话了,他们忙凑过去说:“县长说的是,没有比县长更胆大的。只是我们有一个请求,这原是我们的坟地,还是还给我们吧。”

“县长”有些讨厌地主们的请求,原因是那担“袁大头”还欠一头。“别忙,你们等着下葬么?给我把那欠的‘袁大头’挑了来也不迟。人家弄得心都跳出了窍,你们倒会享现成!”他悻悻地说。

哑子时常在松林里过夜。这年头游击队全睡在芦苇里,哑子觉得松林就是他最好的宿处了。何况他的身边还睡着一个人呢——他亲爱的师长。他有时靠着松树坐一会儿,看见月亮照在墓碑上。松林的影子替坟墓披了被单,狗也不叫,鸟也不啼,静悄悄的,师长一定睡得很好。

当哑子远行以后,松林就成了他的家,他就这样和师长一起睡了多少夜晚啊。现在愈走愈远了,有时还见到自己的队伍,把一切告诉了自己人;又带了好消息,赶忙地回来,他的影子从这个庄子窜到那个庄子。

那一天傍晚,他又远远地看见了亲爱的松林。松林不是静悄悄的,有女人哭泣声音,有老人叹气的声音,在松林的上面发出怒吼般的涛声,一切不是平常的样子,人们再一次陪着自己受难的师长。

哑子在白骨旁边流着泪,人们默默地看着他。过了一会,他沉静地向大家伸出了大拇指和食指;大家围拢过来,他迅速而有力地

把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手势做了一遍。人们的眼睛有光彩了，大家握紧了拳头。

“把咱们的师长捎到自己人那里去吧；到这里解放的时候，我们再去接他。”有人指着白骨说。

人们默默地点了点头。哑子倒空了饭箩，在胸前扯下两块白布，一块垫在箩底，把白骨轻轻地铺在白布上，他抖抖地把另一块白布给它盖上。人们又一次向自己的亲人告别，眼泪也忍不住淌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猛地捡起那衙门里留的一张字条来，把它撕得粉碎；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条，把它插在墓地上，它迎风飘扬着，在月光下显出几个鲜明的大字：“人民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心里。”走散的人们无数次回过头去，和墓地告别，也觉着那活泼的布条，在心上飘动。

当天夜里，哑子就动身赶路了。他不走庄子，不走大路，饿了束紧裤带，渴了去喝凉水，戴月披星地日夜赶路，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这亲人的白骨带来的是无限的仇恨，战士们就在他的面前宣誓，哑子也举起了自己的一只手。

洪泽湖边上人民的反抗，像点着了的秋末的芦滩，熊熊之火，烧红了一二百里路的周围。

那个狗头上司又到了县衙门。没等他开口，“县长”先诉起苦来：“老兄，你看怎么办，这里简直没法待了。”上司倒爱打趣：“是不是又得派一个团去挖一个师长的坟？”

“不用。地主送过消息来了，这次是一个哑子，他到处宣传，跟他的师长一样厉害。”“县长”一本正经地回答。

上司又差一点没笑出来，他已经很了解“县长”了，干脆不必多问：“那么，你说吧，要派多少人去抓那个哑子？”

“两个团，一个也不能少。”“县长”一眼不眨地望着上司。

那要给自己讨回坟地的地主，把蒋军带到松林里，哑子被捕

了。他们还把各村的老乡赶到墓地里。

人们一看见自己的哑子就低下了头，哑子却昂着头望着大家。他的聪明的眼睛是大家最熟悉的，还是和从前一样灵活，只有那反缚着的手，没有做大家熟悉的手势。大家的眼睛盯着他的手看。

“不要慌，一会儿他就要给你们打手势的。”地主狡黠地笑着说。他看了一下“县长”再对大家补充一句：“一会儿，他就要告诉你们，这里是谁家的天下。”

他们对着哑子唧唧咕咕，又是威胁，又是利诱，条件是：投降，有饭吃；反抗，捆在麻袋里丢下洪泽湖去。哑子本来说不出什么，他只是憨憨地笑着，弄不清是嘲笑，还是别的什么意思。狗官们愿意往好的方面想，于是觉得有了把握，对大家宣布说：好戏就要开场了。

把哑子推到台面前，官儿们也和他拉成一排。这一次大家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哑子了，看见他微微地笑着，放下了心；女人们却用手蒙着脸，她们不忍看。

“县长”喊起口令来：“说呀，哑子，‘中央’怎么的？”

哑子伸出中指，官儿们全点起头来，哪知哑子下面马上伸出了那个弯弯的小指头，然后又狠狠地把手一挥。官儿们瞪了眼，台下却噼噼啪啪鼓起掌来了，哑子也跟着笑了起来。“县长”的上司马上提着文明棍跑出来，他先喝住台下的人，又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哑子一眼，大声地叫着：

“你不要命么？现在再让你说八路，怎么样？”

先是“八”字的手势，然后是大拇指，然后是回来的意思，和大家常见的完全一样，这次人们以喝彩的声音代替了鼓掌。

官儿们跺着脚。他们命令当兵的把子弹推进枪膛里，对着老乡们；又挑出几个人抽打哑子，还特别嘱咐重打哑子的手指。人群里响起了女人尖锐的叫声，大家的眼泪往肚子里流。哑子也始终是他们忠实的儿子，他那高高举起的大拇指，一直是属于八路军

的。后来官儿们想趁哑子被打得昏迷的时候,骗取他的手势,他们胡乱地叫着“八路”“中央”;哑子躺在台上,而他每一次回答的手势,还是让狗官们气得发抖。

这样吵嚷了一天。太阳偏西了,真的找来了麻袋。人们一看见麻袋心就凉了。“真是些吃人的豺狼啊。”一个老奶奶咬着牙齿轻轻地骂着,瞪着台上的狗官们。

在把哑子装到麻袋里去的一刹那,人们统统站了起来,发出呼喊的声音,吓得官儿们后退了两步。这次又是“县长”的上司比较镇静,他想起身边到底有两个团呢,还怕对付不了这些赤手空拳的人。他急忙推推“县长”,要他料理后事:“不用怕,有两个团呢。马上把哑子摔到湖里去,叫老百姓去送葬,吓唬吓唬他们!”

湖边的第一排全是敌人的队伍,他们把枪口对着老乡们。人们以最沉痛的心情,来送这亲人的殉难,他们深深地垂下头来。

哑子什么也看不见,他大声嚷着,一颗永不屈服的忠诚的心,正使他有許多话要最后告诉活着的人们;他也最后一次懊悔自己是一个哑子。他想起应用自己会说话的手,就拼命把手伸出麻袋去。就在他被抛向湖面的时候,人们也似乎看见一只从麻袋里伸出的手,一连数次划着“八”字,又挺着那不屈的大拇指,这就是人们听到的他的最后的言语;人们并没有看见他沉下去,大家仿佛觉得他已漂向湖面上红霞所在的地方,走进太阳里去了。

以后的传说是离奇的。有人说他没有死,给湖上的游击队救出来了,送到毛主席那里,给他治好喉咙,现在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做着宣传工作。在老一辈的人们当中却传说着:他是给水龙王请去的,让他管洪泽湖四周的地方,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1954 年